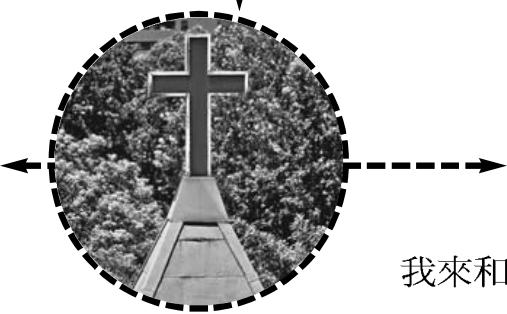


和平鐘聲

候鳥

◆沈月蓮 執事（現任）



我來和平教會的前奏曲，發生在我的家鄉，斗南。

二十年前，我剛踏入社會工作。每逢舊曆春節，就像一群外出工作或求學的候鳥得返鄉，回家過年。

張憲正兄夫婦、大姊淑華、小妹秀敏、我，就是這群返鄉候鳥的其中幾隻。斗南教會是一個棲息站，另一個棲息地是憲正兄的母親經營的「美元百貨」。

若是沒有「美元百貨」，我可能就

與信仰沒有交集了！剛踏入社會，尚未認識主，喜歡逛街購物，追求外表是難免的。沒想到會認識當天幫忙「顧店」的歐又如姐（後來成為牧師）。正當我與大姊一行打算轉身離開店時，有人從屋裡匆匆忙忙出來打招呼，原來是半小時前才在斗南教會司會的張憲正兄。當天早上我才第一次踏入斗南教會，誰認識誰啊！誰理我啊！沒想到就在那家「美元百貨」，大姊把我在台北連絡電話，留給當時在台北台塑企業任職的憲正兄。

年節已過，這群候鳥又得飛向工作站，台北。憲正夫婦把握每一次和我接觸的機會和時間，包括常邀請我去他們新婚家中吃火鍋、訂購宇宙光雜誌，運用各種讓我不覺得有壓力的方式連絡交誼，還邀我參加當時「很興盛」的和平社青團契。現在想想，才知道他們夫婦倆很有企圖心，對靈魂得救十分熱切和渴望。之後，我就傻



1989年社青姐妹聚會

傻的參加社青團契了。

社青，固定每週四晚上聚會。候鳥們來自台灣不同地方，有的也會飛向更遠的海外。原生家庭的信仰，有的像四季如春的溫暖帶，但也有位在寒帶或是兩極冰凍地帶。

我想，我大概就是位在寒帶信仰的家庭。在斗南鄉下，保守的親族中沒有人信基督教，父親只丟下一句，「你們姊妹三人信就好，不要帶你哥去信」。最難過的，莫過於要面對逢年過節拜拜問題與眾親戚的寒暄，我們姊妹所信的基督教往往被親戚長輩批判譏笑，最大的罪名是「違背祖先」。在過年時真是「掃興」，返鄉也成為另一種壓力，有時很軟弱無助，有時也不知該怎麼辦，但知道上帝一直默默地陪著我們流淚禱告。

在和平社青團契裡，有的候鳥成雙入對，紛紛建築愛之窩；有的形單影隻，來來去去；有的仍然堅守崗位，信仰與工作上決不含糊也不倦怠；也有的會選擇附近水草資源豐富的另一個棲息地。有婚姻的，會去忙著下蛋、孵蛋，孕育下一批雛鳥；但也有單身候鳥姊妹們，學會共同建造「姊妹之窩（家）」。我有幸加入。這當中有歡笑有溫馨有淚水、也有榜樣學習，我像一隻「愛哭個愛隨路的小小

雀鳥」，有活動就參加。她們宛如身經百戰場的母鳥，是我信仰懵懂、羽翼未豐時的陪伴者。我得特別提到這群姊妹，譬如隨著夫婿王錦祥回台中的羅雅莉姐；出國進修神學，目前在中華福音神學院任教的謝娜敏姐；在佳冬教會牧會的何淑珍牧師；在天母靈糧堂服事的徐雅菁姐；雖沒住過姐妹之家，一直在高中默默春風化雨的林素心姐；還有謙卑服事，默默耕耘的黃玉燕姐。

是守獨身，抑或邁入婚姻呢？單身，有單身時要面對的困難；結婚，也有結婚必須學習的挑戰。但我要說那看守城池的人，必不枉然努力。

在鄉下，「沒結婚」是父母的羞辱，彷彿祖先蒙灰一般，特別是「就是三個女兒都去信基督教，才會嫁不出去」的閒言閒語，帶給父母更大的壓力。上帝卻使用當時病中的黃玲珠姐，成為我的媒人。我是家裡姊妹中第一個結婚的。1993年訂婚禮拜時，有幸邀請已返回斗南服務的張憲正長老擔任司會，同年底在夫家蘇啟哲兄的母會，鳳山長老教會結婚。隔一年，小妹秀敏與國中同學林全昌弟兄在「台北大專團契教會」結婚。基督教的婚禮，是民間宗教的父母接觸基督教的開始。他們從排斥到願意認



1987年社青姐妹與弟兄（前排左一為月蓮姐）

同，雖然不是一蹴可幾，但父親已經決志，原本冰河時期的父母親，正逐漸溶化中。

我的婚姻來得比較晚，卻是祝福。婚後公婆待我像女兒一般，婆婆在鳳山教會也有美好服事，目前已從長老一職退任，是我信仰學習的對象。

2003年我擔任執事職後，背後支持我服事的，當然是我的先生啟哲兄，外加兩位小孩浩承、浩箴。老公公開玩笑的說，「自從我『嫁』給月蓮以後，都跟『和平』脫不了關係，會籍遷入和平，孩子也生在和平了」。老公全力相助，默默支持，是我最感謝的恩典之一。兒子浩承也常提醒我有什麼會議要開，還幫忙成人主日學上課時泡茶、奉茶，原來「一

人服事，全家一起來」。

我像一隻笨鳥，起飛得慢，總是躲在別人羽翼翅膀下，尋找藏身之處，不承擔、不面對，也不知道自己具備飛翔的本能。直到擔任執事後，因為恐懼自己變成「肥孜孜、飛不動的胖鳥」，所以嘗試接下「家庭採訪組」的事工，也試著在每個週五早上帶年輕的「優質媽媽小組」（寒暑假休息）。文字採訪並非我的本業，帶小組也非我的專長。在邀請人或希望落空時，「碰壁」也會得內傷。其實，以前的我不也是常常拒絕別人嗎？現在有一點點願意服事的心，就驕傲自大嗎？更要學習靠著那加給我能力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漸漸去體會服事甘甜的滋味。

今年農曆春節時，我們全家這群大鳥小鳥，又返回鳳山家鄉過年了。就在澄清湖畔，抬頭望天時，親眼看到一群「人字形」的野雁南飛。目睹牠們成群結隊、變換隊形，飛翔速度極快，瞬間飛向他們的目的地。原來，上帝要我常常仰望天上的祂。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⊕

